

中國歷史要籍序

論文選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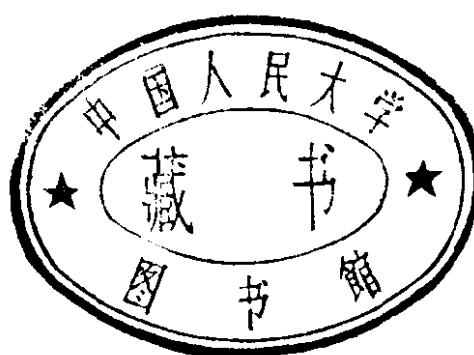


11.3-13/7

1047530

中國歷史要籍序  
論文選注

雷 敢 选注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 **中国历史要籍序论文选注**

**雷 政 选注**

**责任编辑：喻岳衡**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6,000 印张：9.125 印数：1—8,500**

**统一书号：11285·3 定价：0.93元**

## 前　　言

高等院校历史系有时开设“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课程。如只专门介绍要籍之体裁、作者、编辑经过、内容概要及其学术价值等，而不选读其中一二代表篇章，则像只介绍食谱，而不品尝珍肴。历史系又设有“中国历史文选”。在讲授时，亦必率先介绍历史要籍之序论名篇。

编者在讲授此类课程时，曾试图将“介绍”与“文选”稍加结合。特选刘知几《史通自叙》、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郑樵《通志总序》和马端临《文献通考序》等，让要籍编撰名家现身说法，介绍其书；而学者得以领受其文采风味，亦可作为治中国史学史者的参考资料。一举两得，学者称善。于是渐次增选，得四十余篇。为便于青年自学，略加解题与注释，遂成此编。

编者年老眼昏，迩来山居独学，资料缺乏。在选文、解题、注释诸方面，疏陋之处，往往而有，希望读者指正。承谭致平同志校阅一遍，提出宝贵意见，特此志谢。

编　　者

一九八一年初夏

## 目 录

毛诗序	原题 卜子夏	(1)
尚书序	原题 孔安国	(5)
春秋左氏传序	杜 撰	(11)
国语解叙	韦 昭	(21)
战国策序	刘向	(25)
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歆	(31)
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	(37)
报任安书	司马迁	(72)
司马迁传赞	班 固	(86)
班彪班固传	范晔	(89)
狱中与诸甥侄书	范晔	(100)
陈寿传	《晋书》	(103)
上三国志注表	裴松之	(106)
华阳国志·序志	常璩	(109)
水经注原序	郦道元	(116)
洛阳伽蓝记序	杨衒之	(120)
经籍志序	《隋书》	(126)
史通自叙	刘知几	(134)
史通·二体	刘知几	(143)
杜佑传	《旧唐书》	(148)
进资治通鉴表	司马光	(152)

新注资治通鉴序	胡三省(156)
通鉴纪事本末序	杨万里(163)
集古录序	欧阳修(167)
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171)
通志总序	郑樵(181)
文献通考序	马端临(201)
明儒学案·凡例	黄宗羲(208)
日知录自序	顾炎武(214)
读通鉴论·叙论四	王夫之(219)
读史方舆纪要·凡例	顾祖禹(22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序	纪昀(231)
蛮书提要	纪昀(235)
廿二史札记小引	赵翼(238)
廿二史考异序	钱大昕(240)
文史通义·书教下	章学诚(244)
考信录自序	崔述(252)
海国图志原叙	魏源(259)
新学伪经考序	康有为(264)
中国之旧史	梁启超(271)
王静安遗书序	陈寅恪(284)

# 毛诗序

原题 卜子夏

《关雎》<sup>[1]</sup>，后妃之德也<sup>[2]</sup>，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sup>[3]</sup>。故用之乡人焉<sup>[4]</sup>，用之邦国焉<sup>[5]</sup>。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sup>[6]</sup>，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sup>[7]</sup>，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sup>[8]</sup>，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sup>[9]</sup>；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sup>[10]</sup>。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sup>[11]</sup>；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sup>[12]</sup>，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sup>[13]</sup>。先王以是经夫妇<sup>[14]</sup>，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sup>[15]</sup>：一曰风<sup>[16]</sup>，二曰赋<sup>[17]</sup>，三曰比<sup>[18]</sup>，四曰兴<sup>[19]</sup>，五曰雅<sup>[20]</sup>，六曰颂<sup>[21]</sup>。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sup>[22]</sup>，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sup>[23]</sup>。国史明乎得失之迹<sup>[24]</sup>，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sup>[25]</sup>，系一人之本，谓

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sup>[26]</sup>，诗之至也<sup>[27]</sup>。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sup>[28]</sup>，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sup>[29]</sup>，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sup>[30]</sup>，正始之道<sup>[31]</sup>，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sup>[32]</sup>，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sup>[33]</sup>。是《关雎》之义也。

### 【解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汉代尊称为《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此书其实是反映周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是最早的文字史料之一。汉人传《诗》的有齐（辕固）、鲁（申培）、韩（韩婴）三家，都立于学官，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属于今文学派。《毛诗》（毛公作传释义的）晚出，是用大篆，即所谓孔氏壁中书，古文写的，属于古文学派。未立于学官。《汉书·艺文志》列有《毛诗》和《毛诗故训传》，称毛公作。东汉郑玄作《毛诗笺》。自郑《笺》通行后，齐、鲁、韩三家诗遂废，而《毛诗》独传，所以《诗经》也就叫作《毛诗》。

这篇《毛诗序》是在《国风》中第一首《关雎》题下的序。序的前一段叫作《小序》。自“风，风也”以下，讫末尾是《大序》。据说《大序》是卜商（子夏）作，而《小序》则是毛公（一说是毛亨，一说是毛苌）作。总之，《毛诗序》作者是谁，颇多争议，这里仍照

旧说作卜子夏。此序总论了三百篇的纲领旨趣，是“说诗”的著名篇章。

### 【注释】

- (1)《关雎》：《诗经·国风·周南》第一篇，以诗的首二字为篇名。
- (2)后妃之德：后妃，天子的配偶。按本文则专用赞美周文王的后妃太姒的德行。
- (3)风天下：风(fēng)，动词，教化之意。正夫妇，端正夫妇的关系。
- (4)用之乡人：乡人，指老百姓，旧说是乡大夫，即乡绅。《仪礼·乡饮酒礼》说，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配乐。
- (5)用之邦国：邦国，指诸侯之国。诸侯行燕礼时，歌《关雎》。
- (6)动：感动。
- (7)志之所之：意志的所向。
- (8)形于言：表现在言语上。
- (9)永歌：长歌。
- (10)“声成文”句：声指宫、商、角、徵、羽。声成文，五音配合成音乐，像五色相配成文采。
- (11)乖：乖戾，错乱。
- (12)正得失：整齐划一是非得失的标准。
- (13)莫近于诗：没有比诗更为切近的。近，切近。
- (14)经夫妇：谓以常道规范夫妇的关系。
- (15)六义：即六种体裁。下述的风、雅、颂是编辑上分类的体裁，赋、比、兴是每首诗作法上分类的体裁。
- (16)风：地方乐歌，是各地人民的口头创作，反映了劳动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民情风俗的情况，由文人采集、整理，起着讽刺或教化的作用。
- (17)赋：有铺陈直叙之意。“直书其事”、“体物写志”是赋的特征。
- (18)比：比喻或对比。即“以彼物比此物而言”。
- (19)兴：发端兴起。先说他事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 (20)雅：正，谈王政的兴废。宫廷和京畿一带所演唱的乐歌，叫作“雅乐”或“正声”。公卿贵族的乐歌均属雅乐。
- (21)颂：歌颂。宗庙祭祀时，歌颂祖德神明的乐歌。颂比风、雅的

乐曲较为徐缓、板滞。

(22)主文而谲谏：以乐曲文辞为主，托辞进谏，而不直谏。谲：诈，指不直言。

(23)变风变雅：有了变化的风乐、雅乐。指在时势变化、奴隶制社会没落时的诗歌变种。变是对正而言。

(24)国史：国家的史官，他们主持采诗并加整理配乐，用以讽谏。

(25)是以一国之事：以下六句说明风、小雅、大雅和颂的意义。

(26)四始：风、小雅、大雅和颂四者的说教，人君行之则兴，废之则衰。始，谓王道兴衰之所由。

(27)诗之至也：诗理之至极。

(28)《关雎》、《麟趾》之化句：《关雎》是《诗·国风·周南》中的第一首，《麟趾》是最末一首。谓《周南》诗篇是王者周公的风化。

(29)《鹊巢》、《驺虞》之德：《鹊巢》是《诗·国风·召南》中的第一首，《驺虞》是最末一首。谓《召南》篇宣扬的德行是下替于诸侯属下庶民的德性。

(30)《周南》、《召南》：周公旦、召公奭共辅周王室。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周公主东部，召公主西部，都是古代南国的故地，因此称为周南、召南。《诗经》中用以为篇名。又按此序所谓“南，言化自北而南”，有周、召二公自岐山向南方开发教化之义。

(31)正始之道：《周南》、《召南》共二十五首，都是用以端正家庭人伦关系的，是所谓人道由家扩充到国，由近及远的始基。

(32)哀窈窕：窈窕，幽闲美好貌。哀，《郑笺》谓当作衷，中心思慕窈窕淑女。

(33)无伤善之心：《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本文用意所本。

# 尚 书 序

原题 孔安国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sup>[1]</sup>，始画八卦<sup>[2]</sup>，造书契<sup>[3]</sup>，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羲、神农<sup>[4]</sup>、黄帝之书<sup>[5]</sup>，谓之《三坟》<sup>[6]</sup>，言大道也；少昊<sup>[7]</sup>、颛顼<sup>[8]</sup>、高辛<sup>[9]</sup>、唐、虞<sup>[10]</sup>之书，谓之《五典》<sup>[11]</sup>，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sup>[12]</sup>，雅诰奥义<sup>[13]</sup>，其归一揆<sup>[14]</sup>。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sup>[15]</sup>，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sup>[16]</sup>。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sup>[17]</sup>“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sup>[18]</sup>，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sup>[19]</sup>，赞《易》道以黜《八索》<sup>[20]</sup>，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sup>[21]</sup>，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sup>[22]</sup>，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sup>[23]</sup>，

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sup>[24]</sup>。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sup>[25]</sup>。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sup>[26]</sup>。济南伏生<sup>[27]</sup>，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sup>[28]</sup>。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sup>[29]</sup>，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sup>[30]</sup>，皆科斗文字<sup>[31]</sup>。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

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sup>[32]</sup>，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靡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sup>[33]</sup>，于是遂研精覃思<sup>[34]</sup>，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sup>[35]</sup>，约文申义，敷畅厥旨<sup>[36]</sup>，庶几有补于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sup>[37]</sup>。

## 【解题】

《尚书》原称《书》，到了汉代，认为它是上古之书，才叫《尚（同上）书》。其中一部分是最古的历史文献，另一部分是追述上古史事的著作。《书》是二者的汇编，也可称世界最古的史料汇编。

相传《书》，经过孔子整理编选后，保存了一百篇。后经秦代焚书，损失殆尽。汉初，伏生口授，传出二十九篇，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相传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余，从孔宅壁中发现了很多用古文写成的竹简。当时，孔子的后裔、治《尚书》的博士孔安国加以整理，多出十六篇，叫《古文尚书》，或叫《逸书》。这种《尚书》，并未列于学官，又遭散失。到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亦作颐）奏上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和这篇《尚书序》，较伏生的多出二十五篇，又从伏生所传的诸篇中，分出多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这部书一直流传下来。唐代孔颖达等修《尚书正义》，就是根据这个本子，也就是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

宋代学者朱熹，首先怀疑《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序》是伪作。他说：“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凡《书》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朱子语类》）

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列举百多条证据；惠栋作《古文尚书考》也提出许多证据，证明《古文尚书》是魏晋间人伪造（指梅赜）。

近人王国维作《古史新证总论》，认为《尚书·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至《商书》中之《盘庚》、《高宗肅明》、《西伯戡黎》、《微子》，《周书》中

之《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泰誓》，皆当时所作，为《今文尚书》，曾为司马迁所采用。

此外，如《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等二十五篇都是晚出伪书。本篇《尚书序》也不是孔安国所作。

这篇序文，因为流传久远，夙为学者所诵习，影响深远，又引起了后世对今、古文《尚书》的争论，所以虽是伪作，这里还是选辑介绍出来，以供参考。

## 【注释】

(1)伏羲：亦作庖羲，是从事畋渔并最初进入畜牧氏族社会的酋长，为我国南方族的祖先。据说伏羲时始作八卦。

(2)八卦：八个文字符号。用“——”和“—”符号组成；以“——”为阳，以“—”为阴。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后世并未发展成文字，只作为占卦的符号。现在已失去意义。

(3)书契：契，刻。古代以文字刻于竹木板片或龟甲上，故称文字为书契。

(4)神农：又叫炎帝，开始用耒耜耕种的部落酋长，其时发明了草药。

(5)黄帝：又叫轩辕氏，姬姓，华夏族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其时发明了兵器、舟车、衣裳等。

(6)《三坟》：相传为三皇之书。从秦汉到隋唐的古籍从无引用的，北宋人有伪作《三坟》一卷。自郑樵以后，无一人相信该书。

(7)少昊(hào)：又叫金天氏，名挚，黄帝的子孙，东方部落的酋长。

(8)颛顼(zhuān xū)：又叫高阳氏，黄帝的子孙，姬姓。

(9)高辛氏：又叫帝嚳(kù)，黄帝的子孙，商、周族的远祖。

(10)唐虞：尧叫陶唐氏，舜叫有虞氏。《尚书》断自唐虞。儒家宗法尧、舜。

- (11)《五典》：五帝之书。今所传只有《尧典》。
- (12)设教不伦：谓夏、商、周之书的教化和坟典不相类似。伦，类。
- (13)雅诰奥义：雅正的词诰，深奥的意义。
- (14)其归一揆：意谓它的旨趣和坟典终归一致，所以一同收入《尚书》，并有一样的教育作用。揆，度。
- (15)《八索》：据说是研究八卦理论的书，属《易》类。
- (16)《九丘》：据说是九州地理志。
- (17)楚左史倚相：《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的左史名叫倚相的，能读《三坟》、《五典》等书。
- (18)“睹史籍之烦文”二句：看到史籍繁多杂乱，担心看书的人不能分辨好坏，乱看杂书。
- (19)“约史记”句：简约鲁国的历史记载，修订《春秋》。
- (20)赞《易》道：相传孔子为《易经》作《系辞》等十翼，以赞助并发扬《易》道。
- (21)芟（shān）夷烦乱：除去繁琐杂乱的。
- (22)典、谟、训、诰、誓、命：《尚书》中文章的体例名称。例如《尧典》、《皋陶谟》、《伊训》、《康诰》、《牧誓》、《顾命》等。
- (23)三千之徒：《史记》说，孔子弟子三千人。
- (24)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烧六国史记及诗书百家语，三十五年坑儒生、术士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
- (25)“我先人”句：孔安国指其曾祖孔襄见秦法苛峻，文网严密，于是藏其书于墙壁中。
- (26)以阐大猷：以明大道。
- (27)伏生：即伏先生（古代称生有先生之意），名胜，为秦博士。汉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已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
- (28)二十余篇：按伏生口传本二十八篇，合后得的《泰誓》为二十九篇，称为《今文尚书》。
- (29)鲁共王：共，亦作恭。景帝之子，名余，封于鲁，其宫近孔子旧宅。
- (30)及传《论语》、《孝经》：汉代通称《论语》、《孝经》为传。
- (31)科斗文字：古文的一体，形似蝌蚪。
- (32)为隶古定：就古文体而从隶书确定之。古文应即金文（籀文）

及近世出土的甲骨文。

(33)承诏：孔安国为汉武帝时博士，考订古文，已奏闻于武帝；帝令作传释义，所以说“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这是《尚书序》孔颖达《正义》的说法。

(34)研精覃思：研究精审，深思熟虑。

(35)以立训传：确定注释和疏通古今文字的异义。训，训诂。传，注。

(36)敷畅厥旨：阐发疏通书的意旨。敷，布。厥，其。

(37)“不隐”句：指为《尚书》五十八篇作的传，虽因故没有献上，只打算传之子孙，以贻后代，但若有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也还是愿意公诸同好的。

# 春秋左氏传序

杜 预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sup>[1]</sup>。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sup>[2]</sup>，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sup>[3]</sup>。

《周礼》有史官<sup>[4]</sup>。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sup>[5]</sup>，小事简牍而已<sup>[6]</sup>。《孟子》曰：楚谓之《梼杌》<sup>[7]</sup>，晋谓之《乘》<sup>[8]</sup>，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韩宣子适鲁<sup>[9]</sup>，见易象与鲁《春秋》<sup>[10]</sup>，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宣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周春秋昭明，赴告<sup>[11]</sup>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sup>[12]</sup>，文之所害<sup>[13]</sup>，则刊而正之<sup>[14]</sup>，以示劝诫；其馀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sup>[15]</sup>，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sup>[16]</sup>；”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sup>[17]</sup>”。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